

人生百态

小城阿Q

■王金国

潮声未散,小城已褪去渔村模样,裹着县镇烟火气悄然蜕变。两幢七层红砖墙家属楼立在变迁中,前幢28户,后幢35户,63家住户在此安稳度日。因挨着学区,房子换手率高,几经翻新后外墙依旧洁净,南北通透的窗子里常飘着衣物晾晒的淡香。楼前原是小篮球场,改造成停车场后,仍不得居民散步——放学时分,孩子们绕着车位追逐嬉闹,家长们倚着楼门闲谈,夕阳拉长身影,日子在慢悠悠的节奏里流淌。步行不远的超市、餐馆,为生活添了几分便利与满足。

平静的日子里,一位操着漳州或莆田口音的大叔搬来,打破了邻里间的平淡。没人知晓他的全名,只听见他总自言自语念着“阿Q”,邻居们便顺势这么称呼他。阿Q常穿洗得发白的蓝上衣,脚蹬旧拖鞋,住进了原机关单位的房改房。此前他靠走街串巷磨剪刀营生,后来小城工厂景气渐淡,找他磨剪刀的人越来越少。原单位迁走后,家属楼卫生无人打理,业主们见阿Q闲不住,便请他负责清扫,每月给些补贴,他一口应下。从此每天天刚透亮,阿Q就扛着扫帚出门,先拍张扫把和奋斗的照片发进业主微信群,像是在跟大家报备“我开始打扫啦”,日子久了,这照片便成了清晨最亲切的日常。

阿Q住六楼,每天忙完活,常会坐在通往七楼的台阶上抽旱烟。浓烈烟味混着楼道潮气,让路过的邻居不得不捂紧口罩,小孩眼睛常被熏得泛红,老人也总觉得喉咙发紧。有人问他为何不在自家阳台抽,他一脸得意地说“家里有孙子,二手烟伤身体”,反倒让发问者无言以对。他家门口更让邻里犯难,鞋柜直接摆在外头,鞋子堆得杂乱,天热时臭味飘出,邻居们只好关紧房门。

邻里有废纸皮,会在群里叫阿Q来拿。可他有时看不清文字,听不准语音,会误以为废纸被

偷,在群里反复辩解“不是我拿的”,闹出过不少小笑话。他收纸皮时,还总把里面的食品残渣倒在邻居门口,只带走折好的纸皮,全然没察觉残渣引来了蝇虫。顶楼不能种蔬菜后,阿Q又捡了盆罐种药草,有时赤膊干活让女业主尴尬,晚上还早早占着顶楼乘凉。雨季他搭筒易引流系统收集雨水,却因雨水裹挟杂物堵塞楼下下水道,让下层住户天花板受潮、墙皮生霉。

后来居民们在一楼腾出一间房,改成了收发室,这里成了邻里聚集地,满是暖意。阿Q成了这儿的常客,闲了就来聊天,可他普通话不标准,闽南话也生涩,说半天别人也听不懂。他总翻来覆去念叨家事;儿子得绝症走了,儿媳招了上门女婿,孙子中考没考上高中去读了中专。起初大家还安慰他,次数多了,同情渐渐变淡,有人开始躲着他,收发室的人越来越少。

没人陪他聊天后,阿Q就盯着收发室的包裹。他不识字,却能凭着快递员写的歪扭阿拉伯数字和邻居的模样,把谁有多少快递摸得一清二楚,从没弄错。遇见邻居,他就顺口提醒快递事宜,那带着热乎气的喊声,成了楼里别样的问候。

夕阳斜照在家属楼的红墙上,阿Q又坐在收发室门口,手里攥着手机,静静等着有人路过。风里飘着远处餐馆的菜香,孩子们的笑声还在停车场飘荡。他就像楼角那株爬墙虎,不起眼,却把细碎的根须悄悄扎进了邻里的日子里。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,只有些细碎的烟火气,却让这幢普通的家属楼,多了一份真实可感的温暖。

烟火人间

雪是天地赐予尘世的素笺,以六角为墨,洋洋洒洒写尽寒来暑往的絮语。清辉漫过阡陌,抚平田垄皴裂的皱纹;轻吻黛瓦的檐角,洒落枯梢疏瘦的影;也悄悄落在孩童仰起的眉间,融成一滴透亮的天真。“落雪满南山,积雪浮云端”,所有漂泊的寒凉,终是为了归向土地的温软——这落雪的奔赴,恰如岁月里那些辗转的情愫,兜兜转转,只为寻一处安放的渡口。

遂擎这枚剔透雪片,作引路灯盏,让沉淀半世纪的记忆、情愫与沉思,皆顺着笔端汨汨流淌。这里有泥土与烟火的和鸣,如土地的低语;泥土里埋着春耕时犁铧翻卷的热望,是“春种一粒粟”的期许在寒中蛰伏;生活里凝着油盐酱醋的微小,似烟火细碎,一粥一饭皆藏清欢。这里有乡愁

与远方的对答,乡土眷恋染其间;乡愁是老屋后那缕缠绕缭绕的炊烟,“暖暖近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,煮着岁月的绵长;远方是行囊里未曾凉透的闯荡,是风雨兼程中未改的赤诚。这里更有传统与现代的凝望,人文思索藏于字里;传统是祖辈传下的犁耙与谚语,是田埂上踩出的千年智慧;现代是案头跳动的字符与键盘,是时代浪潮里生长的新章,一旧一新,皆是生命的注脚。

此间无专家的高深玄论,唯有一人半生的真实履痕,如文字般澄澈质朴,又藏禅意。从攥着稻穗的掌心,到握着烧杯的指尖,是乡土与新知的碰撞;从踩着田埂的脚印,到印在柏油路的履痕,是市井与田园的辗转;从鲜衣怒马的青春,到鬓染秋霜的晚景,是岁月赠阅的通透。“半生踪迹半

雪落有音

■张正旭

心”,所见所感,皆付与这一方冬日清欢。煮雪烹茶,茶烟袅袅漫过窗棂;腊梅暗香,悄然沁入味蕾眉间。笔底文字抽芽,如寒枝缀绿,自有生机;心头尘事尽散,似马踏轻尘,笑对江湖。世间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,皆如虚妄浮华,终被皑皑白雪掩埋,唯留澄澈初心,如朗月清风,烟醒晨曦,融化夜霜,捧一盏灯火,在文字的肌理里从容徜徉。

雪是一面澄明之镜,照见一个农人在人生冬季的自我叩问,如农人对土地的深情回望,对岁月的温柔思索。这回望,是对故土的赤子之心;这叩问,是对流年的敬畏之意;这文字,更是对所有躬身奋斗、心怀乡愁、在传统与现代间寻路的人们,最诚挚的邀约——如禅语所言,“一念放下,万般自在”,愿我们于落雪时节,共赴

一场心灵的相逢。

当夕阳把最后一缕金辉织进窗棂,当雪花携着清寒对我浅笑,攥一把文字在掌心,竟青翠得能让寒冬发芽、让岁月心跳。且围炉而坐,慢煮光阴,细说平生。从一粒种子聊到一座桥梁,看种子破土的韧劲,如何化作桥梁承重的脊梁,恰如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的生命力量;从一条田埂聊到万里征途,听田埂上的蛙鸣,怎样伴征途上的脚步丈量远方,是乡土根系对闯荡者的温柔托举;从记忆中的炊烟聊到生命里的微光,任炊烟的暖,焐热微光里不曾褪色的梦想,如禅意所言,心有暖意,何惧寒凉。

雪落有音,文心有韵。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深情与哲思,终在笔墨间沉淀为永恒,如落雪归土,滋养出又一季春暖花开。

心海微澜

闽南的尾牙宴,是企业致谢员工一年辛劳的民俗盛宴,2019年1月26日晚,我受老同学梅生兄之邀,与东升兄一同前往泉州某五星级酒店,赴一场山东籍企业在泉举办的迎春尾牙宴。梅生兄经营消防器材多年,是该企业供货商,获邀后便约上了我们同行。

抵达酒店宴会厅,只见场内摆着十几桌宴席,每桌都标有人员名单,桌面还放着节目单,中央搭着华丽的舞台,处处透着喜庆。主办方营销负责人热情迎上,将我们引至指定座位,席间听闻,当晚不仅有文艺表演,还有抽奖互动环节,让人心生期待。

晚宴在《今天是个好日子》的欢快旋律中拉开序幕,宾客们尽享美食、谈笑风生,舞台上歌曲、舞蹈、小品轮番上演,精彩的表演让台下掌声

尾牙宴偶遇“山楂妹”

■范颜芳

不断,整个宴会厅沉浸在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里。

就在此时,一首悠扬的《那片山楂花》在耳边响起,“那片山楂花盛开在太阳下,像白色的精灵散光华……”深情的歌声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。我抬眼望去,舞台上的一位身着红色礼服、身形微胖的女歌手正全情演唱,质朴的乡土气息中,藏着极具感染力的嗓音,让人忍不住沉醉。

一曲唱罢,主持人走上舞台,欣喜地向大家介绍,这位歌手正是从《星光大道》走红的“山楂妹”,也是主办方董事长的山东老乡,她特意千里迢迢从山东赶赴泉州,为这场尾牙宴助兴。话音刚落,台下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,“再来一首”的欢呼声此起彼伏。

“山楂妹”十分爽朗,应着宾客的热情接连演唱了三首歌曲,每一首都

唱得情真意切,台下喝彩声、掌声接连不断,不少粉丝更是带着孩子上台,与她合影留念,现场气氛被推向了高潮。

作为曾在媒体工作的人,职业习惯让我也走上前去,向“山楂妹”作了自我介绍。她十分亲切,不仅欣然与我合影,还在节目单上为我签名留作纪念。闲聊间,她神采飞扬地说:“我傍晚一下飞机,就被主办方接到酒店了,泉州的夜景特别耀眼,这里的人也很热情,让我有种回家的感觉,我特别喜欢泉州。”

一番交谈,我与她一见如故。她向我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,她本名叫张月乔,籍贯山东滕州官桥镇,现居山亭区水泉镇棠棣峪村,是大家口中的“农民歌手”。当年她参加《让梦想飞》,带着一篮家乡的山楂分给评委

和观众,一边感恩一边推介家乡特产,这份朴实与真诚让她被观众亲切地称为“山楂妹”,一夜走红。

2013年,她登上《星光大道》的舞台,凭借富有表现力的嗓音和励志的奋斗经历,一路过关斩将,拿下周冠军、月冠军,最终夺得年度总决赛亚军,被全国观众熟知和喜爱。我深知,这份成绩的背后,是她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持不懈。这个平凡的农村歌手,用自己的脚步一步步靠近梦想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这场偶然赴约的尾牙宴,早已超越了一场普通的聚餐,更像是一场别样的文化视听盛宴。席间不仅尽享美味、结识新知,更幸运地偶遇“山楂妹”张月乔,收获满满。她就像歌中那片山楂花,质朴又热烈,在泉州的这场尾牙宴上绽放出独有的光华,美不胜收。

心灵驿站

“最帅”的善意

■李爱萍

课间铃声响起,我兴冲冲赶往校门口快递小屋——网购的七个收纳箱终于到货,想着能把办公室资料归置整齐,脚步都轻快了几分。可刚拎起箱子,沉甸甸的重量就让期待打了折扣,没走几步,胳膊便酸胀难忍。

校门口的石板路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,几个穿校服的男生正有说有笑地从操场走来,透着少年人特有的蓬勃朝气。我下意识放慢脚步,心里悄悄期盼他们能搭把手,毕竟七个箱子叠在一起,实在超出我的力气范围。

“老师好!”男生们注意到我,纷纷停下问好。我笑着回应,目光在他们脸上扫过,想说“帮我把箱子抬到办公室好吗”,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——觉得他们若愿意帮忙,早该主动开口了。没等我再犹豫,男生们已继续往前走,留下我独自拎着箱子愣在原地。手心的重量仿佛更沉了,心里泛起一丝小失落,像期待已久的心愿落了空。

我自嘲地笑了笑,怪自己想太多了;他们又不是我班上的学生,彼此素不相识,或许是不敢主动帮忙吧?不再纠结后,我咬着牙想把箱子拎到不远处的树荫下休息,可刚走五六步就撑不住了,只能小心翼翼地放下箱子,揉了揉发酸的胳膊。

就在这时,那几个男生竟折了回来,依旧嘻嘻哈哈。我忽然鼓起勇气,笑着开口:“同学们,能不能帮个忙?这几个箱子有点重,谁愿意帮我送到办公室呀?”

话音刚落,男生们你看我、我看你,脸上露出犹豫神色,有的挠头,有的望向别处,没人立刻上前。刚才的小失落渐渐扩大,变成淡淡的失望。或许是少年人脸皮薄,怕帮不好忙,又或许不知如何回应陌生老师的请求,空气瞬间凝固了……

我正想笑着说“算了,不用了”,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,脱口而出:“哪位同学最帅?最帅的那个过来帮个忙啊!”

这话一出,场面瞬间变了样。刚才还犹豫不前的男生们眼睛一亮,羞涩和迟疑一扫而

空,齐刷刷举起手,大声喊道:“我来!我来!”那争先恐后的模样,像是在争抢无比珍贵的奖品,声音里满是少年人的热血和好奇心。

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逗得差点笑出声,连忙摆手:“不用这么多人,一两个就够了!”可无论我怎么劝,没有一个男生愿意退出,他们瞪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,生怕错过“证明自己最帅”的机会。

看着他们执着的样子,我提议:“那石头剪刀布吧,赢了的来帮忙,怎么样?”男生们立刻响应,围成一圈热火朝天地比了起来。“石头!剪刀!布!”清脆的喊声此起彼伏,输了的同学虽有些不甘心,但还是笑着退到一边,目光紧紧盯着最后的赢家。

最终,一位姓谭的高个男生胜出。他得意地扬了扬下巴,快步走到箱子旁,弯下腰轻而易举地拎起七个叠在一起的收纳箱,动作干脆利落,完全看不出刚才的犹豫。

他跟在我身后往办公室走,脚步轻快,走了几步还不忘回头,朝留在原地的同学们得意地笑了笑,高高举起右手比出“V”字手势,引来一阵善意的哄笑。阳光洒在他身上,校服衣角随风飘动,少年人的意气风发展露无遗。

到了办公室,我连忙翻出两支棒棒糖递给谭同学:“谢谢你,这糖奖励你。”他腼腆地笑了笑,小声说:“不用谢,老师,糖就不用了。你可以跟我们班主任说一下我的名字吗?”

我愣了一下,随即笑着答应:“好呀,一定!”看着他轻快跑远的背影,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这些2010年后出生的孩子,心思可真有意思。他们腼腆又好胜,礼貌又执着,一句“最帅”就能点燃热情,一份简单的认可竟比糖果更让他们开心。刚才的失落早已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温暖和笑意。原来,读懂他们的心思并不难,只要用对方式,就能解锁那份藏在少年心底的纯粹善意。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小插曲,也让这个普通的课间,变得格外有趣又难忘。

生活插花

红宝石婚

■赵盛基

“精装的5元,简装的7角,要精装的还是简装的?”派出所工作人员问。“简装的。”我俩几乎同时回答。随着大印一盖和一句“恭喜你们成为夫妻”,两份结婚证分别交到了我俩手上。

春节前,准备回老家简简单单办婚事。临行那天清晨,妻子突然严重眩晕,不得不取消行程。当年的加急电报也慢吞吞,家里收到已经中午,开着全县唯一的进口轿车在车站接站的舅舅空车而回。酒席已经摆好,在没有新郎和新娘的情况下,婚宴变成了亲友共进午餐。

由于没有举办婚礼,我们就把结婚登记日作为结婚纪念日,那天是1月19日。119,火警电话,一个谁都不会忘记的数字,好记。

前几天去理发,这个给我理发近10年的理发师说:“白头发一次比一次多了。”可不是嘛,岁月就是在黑发变白发的进程中渐行渐远。一晃,我们领结婚证已经40年,能够深深感悟到什么且行且珍惜了。

结婚40年,被称为红宝石婚。红宝石象征永恒的爱情和激情,被称为“爱情之石”。风风雨雨中,能同甘共苦,携手并肩走过40年,我们是欣慰的,更是幸福的。能与妻子走到一起,我要感谢缘分,也要感谢上天的安排。不然,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人撮合我们俩呢?

红宝石是名贵的,但没有纯净的,几乎都有瑕疵。婚姻,谁说不是如此?从素不相识,到同寝共枕,在一个锅里摸勺子,没有勺子不碰锅沿的。每当遇到矛盾,我就会想想妻子挺着大肚子时的不易,妻子会想想我工作的辛苦。别忘了,我们有“119”保驾护航呢!所以,我们能恩恩爱爱走到现在,肯定还会不离不弃地走向未来。

只有7角的结婚证,让我们生活得很踏实。婚姻是否美满,能走多远,并不看结婚证是精装还是简装,那只是一张纸而已。关键是,夫妻各执一份的这两张纸能用爱黏合在一起,压在箱底,永不分开,渐渐变黄,慢慢变老。



粉雾春枝 李荣鑫/摄

情思缱绻

跨越山海的童年回响

■曾华福

记。最难忘的还是伯父手抄的课本。因报名晚了无处买书,他使用记账的簿子纸订成厚本,借来新书,一字一句用毛笔誊抄。伯父写得一手好字,更用五色颜料在页边画上花鸟装饰。遗憾的是,这本凝聚着爱与智慧的手抄本最终没能保存下来,成为记忆里永远的缺页。

那时对知识有着本能的饥渴。伯母后来常说起,我总在吃饭时用筷子在稀饭上画字。这个画面深深烙印在童年里——昏黄的灯下,稀饭的热气氤氲成雾,孩子在天然的画板上练习刚刚学会的文字。或许正因这份痴迷,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。

钱塘小学由曾氏祠堂和旧宫庙改造而成,后来才添了座“春墙模”瓦房。七八个老师撑起一所完小,校长是共产党员,老师们个个“一专多能”。印象最深的是魏文川老师,既是《钟声》篮球队主力,又擅拉京胡。课间十分钟,他常在校舍廊下为我伴奏,琴声越过斑驳的庙宇飞檐,惊起檐角的麻雀。

学校只有个小操场,竖着两支单柱篮球架。就是从这简陋的场地出发,我

从小皮球打到篮球,一路打进福建军区篮球队。那些跳跃的身影,至今仍在记忆里鲜活。

二年级“六一”节,张鹏飞老师弹着脚踏风琴为我伴奏。雨季的闽南,儿童节常被戏称为“爱哭节”。那天全校师生聚在祠堂大厅,窗外雨声淅沥,我唱着“六月里花儿香,六月里好阳光”,声音清越,竟得了第二名。奖品是一幅彩色中堂画——枝繁叶茂的榕树上,一只小鸟正引吭高歌。多年后才懂得,那是老师对一颗童心的巧妙期许。

还记得老师用两个玻璃镜框做成流动红旗:一个画白鹅戏水,一个画雁阵南飞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老师们用最简单的工具,为孩子们营造着诗意的学习环境。正是这些看似随意的美育,在我们心田播下了最初的种子。

如今,伯父已长眠南洋。而这张他珍藏半生的老照片,却成了我精神上的回程票,一次次载我回到那个有书香、有琴声、有温暖陪伴的童年。我将它重新放回铁盒,合上盖子的瞬间,忽然明白:有些记忆永远不会生锈,就像有些爱,跨越山海,依然鲜亮如初。